

邱健恩 再談一小部分的金庸

7月出版的這本《何以金庸2：人物情節快閃榜》是該系列的第二章節，選擇更加縝密，派別也分得更細緻。作者邱健恩在自序裏面提到，「本書其實有兩個目的，『探討』與『呈現』。」他認為，自己完成了探討的部分，而呈現便是由許多好友分別演繹出來的，有書法有畫作，有復刻的小說，也有電影周邊產品，形式可謂豐富。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金庸著作並非全然建立在文本上，他對畫面感的描繪是鶴立雞群於武俠世界的重要原因。多年來關於金學研究著作眾多，最終必須分門別類，以不同的角度去細剖其作品，而邱健恩的這本作品，便是其中較為通俗、共賞的。作者所列「金庸小說人物情節榜」，從微觀角度，專研一個人物或一件物事在整個故事中有何作用，又能從更廣的角度縱覽金庸如何運用相同方法來創作情節，特別適合初看金庸小說的讀者。

選題小眾 雅俗共賞

邱健恩先前已有多本著作對金學進行研究，而這次的選擇則較為自我，「在選題上是用了許多讀者都很喜歡的情節，我稱為『十大』，這當然是我的選擇，也會比較小眾，比如十大幽閉空間，這些空間在他的小說中出現的用意等。」

「第二點則是出於金庸先生自己本身有一些改版、改寫，我會去做一些對比。比如《越女劍》，原來在舊版裏面，他寫的是「一枝竹對抗了數千越甲，他是降低了她的能力。1970年到八十年代中期，他是改編了很多情節的。」他說道。

改編呈現只是某一種可能性

金庸的作品改編不勝枚舉，可謂每個金庸迷都有自己心中的摯愛作品、角色，而這樣的結果並不全來源於他最初的創作，邱健恩認為除了小說本身，呈現方式也是重要的一環，「我個人最喜歡的金庸作品最好的呈現方式其實是電視，因為它的文本是一個動態，是真人化了的，而在現實世界去呈現的話就是廣播劇、舞台劇、電影和電視劇，最能夠接近人心目中形象的必定是電視劇，它囊括了動作、聲音、情感等等。」

1955年，金庸開始在《新晚報》副刊連載《書劍恩仇錄》，這是他的第一部武俠小說，刊登後便造成轟動，也正式開啟了他的武俠之路，而在此之後，改編也成為家常便飯，「但其實任何的改編都是改編，一定會有弊端。任何文本，只要是故事情節的文本，影視化一定是最接近它本身的，但既然我們提出了改這個字眼，那我們必須要去接受它的不同。」邱健恩說。

「大部分的讀者其實沒有那麼能夠感覺到作者本身的表達，因為我和你去看看同一個故事、同一種情感的角度、感情一定是不一樣的。每個人心目中都有屬於自己的小龍女，改編呈現的只是某一種可能性。」金庸小說也會有漏洞，「不過在讀者去閱讀的時候，我們會自動去補充這些漏洞，我稱之為文字的不可逆性，我很有興趣去研究這件事情，我一直在等，有沒有導演，能夠呈現出來我心裡所想的那種補充呢？這是很有趣的地方。」

武俠小說為文學中元素最多

邱健恩談到武俠小說為何在涓涓細流的歷史長河中長盛不衰，「武俠是文學中元素最多的一種類型，武俠的元素是最能夠駕馭每一個人想要透過小說去得到的愉悅，無論是武功神怪、感情糾葛，這是最豐富的地方。」他說。

「中國人從來沒有放棄過對武俠小說的喜愛，因為從唐朝、明清時代起，已經因為底層人民的一些期盼，會對大俠、伸張正義這樣的精神有嚮往。曾經武俠小說因為政治事件有被禁過的，但是這種追求是不能夠被壓抑的。」邱健恩說，儘管金庸出身於書香門第的大家族，但也在當時有憫國之心。面對底層百姓的苦難，一次次對自己作品的修改。他提到，其



◆邱健恩

實金庸在很早期的時候已經有意識地知道什麼樣的作品能夠吸引到讀者，所以在快節奏地輸出中，同樣能夠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

「武俠小說在金庸出現初期也是因為這是比較平價的一種娛樂，而從五十年代開始，漫畫、電影已經是非常普遍的存在了，所以當然也是時勢造英雄。」但他的成就就不止於武俠小說，這是題外話。

《何以金庸2：人物情節快閃榜》特別隨書附送了謝賢與南紅版本《神鵰俠侶》武俠電影小說（復刻版），以及近百位金庸小說人物「公仔紙」，是為今年紀念金庸的獨特收藏，金迷不容錯失。



◆《何以金庸2：人物情節快閃榜》

從金庸小說到金庸文化

早前，由商務印書館與香港中華書局合辦的「從金庸小說到金庸文化」展覽在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順利舉行。現場展出了金庸武俠小說原載報章與雜誌、初代金庸小說、五十至千禧年代金庸漫畫、雲君插圖、一比一實體金庸小說武器等，讓「金迷」們大飽眼福。

比較特別的是，展覽主要分成了五大板塊：「原始金庸」、「域外金庸」、「雲君金庸」、「漫畫金庸」與「武器金庸」。

「原始金庸」展示了自1955年到1972年曾連載金庸小說的報章雜誌，以及曾出版的正版、盜版單行本，每種都是珍稀文物，讓幾十年後的讀者能夠從中稍稍了解金庸小說初生原貌。「域外金庸」則是衍生主題，重構小說當日於華人社會的流布盛況。「雲君金庸」與「漫畫金庸」則以圖像示範：藝術家、文創人如何用線條、色彩、布局、分鏡詮釋抽象的文字想像，帶引讀者進入另一個視覺想像世界。



◆「金庸小說與金庸文化」展覽早前順利舉行。

書介

泰坦星的海妖

作者：馮內果 譯者：張佩傑 出版：麥田



「Science Fiction」百大最佳小說，啟發《銀河便車指南》之作，也是馮內果自言「唯一寫得愉快的書」。宇宙探險家倫法德在太空旅行時遭逢意外，成為漫遊在星際間、能通曉過去並預知未來的特殊存在。倫法德每隔五十九天會在地球顯形一小時，地球上的狂熱民眾都想一睹這位神奇預言者的面貌。世界富豪馬拉吉是唯一有幸聆聽到未來命運的人，他秘密受邀到倫法德將現身的宅邸，卻從預言者口中得知自己生命的荒謬劇本：他將前往火星，被火星人養育；將與倫法德的妻子結婚、在火星生下孩子；也將在泰坦星上遇見三名如女妖般美麗的女子……馬拉吉試圖抵抗預言，卻仍是搭上航向火星的太空船，踏上星際旅程。在這趟旅途中，他是否能翻轉自己的命運？而倫法德注定成真的預言，是來自宇宙神秘力量的安排？又或是一個荒唐的玩笑？

我們為什麼要讀書？為什麼要工作？

監修：池上彰 譯者：賴惠鈴
繪者：佳奈 出版：采實文化



一生至少要讀一次！震撼日本校園與教育界，史無前例的生涯教育書。人生難免有迷惘的時候，尤其是處於正要脫離學生身份或是在職場路上不順遂的半熟大人，無論是對眼下的生活感覺厭煩，或者是對自己的人生方向覺得困惑不知所措，透過本書，我們得以發現認識這個世界的捷徑，透過對未來工作的期許與追尋，大膽思考生活的命題。無論是從興趣裏思索未來工作，或是從夢想裏尋找方向，「幸福快樂的生活」才是讀書與工作的終點。

余華：我的寫作一直在家鄉



◆余華（中）表示家鄉一直是自己創作的來源。記者王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莉）「我從來沒有離開過海鹽，只是工作意義上的離開。」「我的寫作、我的歸屬一直在海鹽。」1日晚，著名作家余華回到家鄉浙江海鹽參加2023年中國·海鹽南北湖文化旅遊節。期間他透露，自己作品中很多的地名、人名都從家鄉而來，家鄉是自己創作靈感的來源，「我只要寫作，就是回家。」

余華1960年4月3日出生於海鹽，並在那裏度過了童年、少年和部分青年時光。1977年畢業於海鹽中學，1978年進入海鹽縣武原鎮衛生院當牙醫，後因寫作才華出眾而調入海鹽縣文化館工作，1989年又調往嘉興市文聯任《煙雨樓》編輯、副主編，直到1993年正式定居北京前，余華在家鄉生活了三十年左右。

他告訴記者，在海鹽工作期間曾對當地民間藝術、藝人進行過整理，這些都成為了創作來源。「到現在我還收藏着這份資料，寫作的時候，就會去翻一翻，很多人名、地名都從那裏而來。我聽說近期海鹽又整理了『七十二條半弄』的地名，我已經讓當地發一份給我，以後的創作中又可以用了。」自帶「網紅」氣質的他也不忘調侃說：「當然小說裏好的故事屬於海鹽，不好的故事都是外地的。」

書迷們如果跟着「余華文學地圖」遊覽就能發現，《在細雨中呼喊》中的孫盪、南門，《活着》中的新豐、廣福橋，《許三觀賣血記》中的勝利飯店，《文城》中的萬畝盪、齊家村……這些曾出現在余華小說中的地方都可以在海鹽找到原型。

對於家鄉景色的印象，余華說：「我不看其他地方的日出，因為最美的日出就在海鹽。」當他回憶起小時候與哥哥一起趕去海邊看日出的場景，嘴角眉間依舊流露出微笑。同時，他還不忘為家鄉的綺園、南北湖等景點做「廣告」，「綺園過去也叫人民公園，我還經常去鑽山洞，每周至少三次。」「南北湖那裏的風景實在是太美了，一定要去看看。」

事實上，他對於家鄉的情感，在他的自傳性散文《最初的歲月》中可見一斑：「如今雖然我離開了海鹽，但我的寫作不會離開那裏。我在海鹽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我熟悉那裏的一切，在我成長的時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長、河流的成長。那裏的每個角落我都能在腦子裏找到，那裏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語時會脫口而出。我過去的靈感都來自於那裏，今後的靈感也會從那裏產生。」

書評

議論平和，小而明潤 ——讀葛乃福的新著《長河短汲》

◆文：黃維樑

復旦大學葛乃福教授的新書《長河短汲——中國現代文學暨海外華文文學新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2），封面清雅，八頁彩照珍貴，目錄所列文章題目涉及廣泛。

我讀啊讀，數十篇中，其一題為《論香港環保題材的散文》，極感興趣，乃細覽之。一讀，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好像買寶玉初會林黛玉卻有曾經見過之感。讀到此文之末的附註，原來它是1999年「香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的論文，當年我讀過而叫好的。環保是個世界性問題，1962年美國卡爾遜（R. Carson）《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出版後，環保引起世人持久的關注，直到今天。香港的作家，特別是寫專欄的，批評污染呼籲清潔的書寫，經常在報刊出現。葛乃福目光銳利，在香港的文山字海選了環保這個題材，收羅資料，分析歸納，加以評述，寫成的論文可能是這個議題的第一篇。

他認為這些書寫有幾個特點，包括「群體性」：「或許是因為香港作家較早就具有環保意識，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強，香港作家差不多直接或間接都寫過有關環保題材的散文。」還有「全面性」：「香港作家經常去外國進行學術交流，……每到一處，總注意那裏的自然環境以及這些國家對自然是如何保護的。」還有「尖銳性」：「如抗議河水污染，香港作家筆法犀利；潘銘榮的《救救城門河》寫道：『水域不但無人下水，划艇也成為歷史。……金屬碎屑、浮油垃圾……』」。

不是以環保為全篇主題的香港散文，也常涉及環保，如金耀基的《最難忘情是山水》寫1980年代所見的蘇州小河：「水仍是水，只是已成為與污物浮沉的濁流了！」文章合為時而著，香港作家1980年代開始發表大量環保詩文；評論也應為時而著，葛乃福總結香港作家這類環保書寫，對促進環保也起了

提醒的作用，水、陸、空氣「葛（各）」種環境保護好了，「乃」人類之「福」啊！

該文介紹香港作家的環保書寫，引述我《岌岌可危的地球》、《山水有清音》等約十篇文章。噢，原來我為救救地球也盡了極為微薄的秀才之力，感謝葛教授令我略有此「無愧」之感。葛文不但對當代香港環保散文照顧力求全面，文首還述及1930年代葉靈鳳帶有環保意識的文章，可見其治學的視野。

葛乃福與作家交往，常有一些親切的敘述。在《台灣著名詩人痲弦》中，其人其詩其詩論，敘寫精要到位；難得的是通過書信的引述，讓我們看到痲弦可以公開的一些「隱私」。葛乃福講述痲弦的勤奮與謙虛，關於謙虛，痲弦在信中坦率指出某首詩受了里爾克的影響，「為臨摹之作，不值得一評」；指出哪些是「比較『成熟』的作品；所謂『成熟』，在今天看來也屬幼稚之作了」。

此文文首提到1983年出版的流沙河《台灣詩人十二家》一書，十二家中余光中和痲弦的詩，我最欣賞，最為喜愛。痲弦謙稱「幼稚」的《上校》一詩，寫一退休上校眼前因頓生活、回憶從前抗日的戰績，諷喻深婉，非常感人，一點不「幼稚」，痲弦實在太謙虛了。我曾有專文賞析其詩篇。

論余光中，葛乃福「擒賊先擒王」，講的是最有名的《鄉愁》。名詩多評論，2006年我就發表過一篇名為《余光中〈鄉愁〉的故事》的論文。葛教授書中《詩論余光中的鄉愁詩》一文，此文的部分內容可說是這個故事的「續寫」：例如，2007年詩人有這樣的續寫：「而未來，/鄉愁是一道長長的橋樑，/你來這頭，/我去那頭。」又如葛乃福見過的多首「鄉愁體詩」中，有一首是2018年1月劉新宇寫的，寫來懷念剛辭世的詩人：「小時候……長大後……後來啊……

《長河短汲——中國現代文學暨海外華文文學新論》

作者：葛乃福

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



而現在/你的詩已化作永恒的樂章……」。

劉詩發表於《楊浦時報》，葛先生是復旦大學教授，長居上海，看到當地報紙刊登的劉詩，記錄之，寫文章時用之，具見一位學者的博覽和「學以致用」。他這樣概括余光中的鄉愁詩以及有關的「鄉愁體詩」：「我們記住了他的《鄉愁》，記住了他對祖國的虔敬禮讚，也記住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廣續與弘揚。」洵為知言。

余光中在內地因為《鄉愁》而著名，詩人欣慰之餘，不無困擾：此詩如一張名片，蓋過了詩人的面目——他的好詩極多，散文、評論與翻譯也成績斐然，佳作傑作遠遠不只《鄉愁》一詩。不過，這首名詩自然值得多次角度的析評，葛乃福這裏的新說、新論，是很可貴的。葛著書名就有「新論」一詞。

我以上只評介了他的三篇「新論」，煌煌四百多頁的葛著，應介紹、可點讀的篇章還有很多。其「海外華文文學論述」的篇章，其「中國現代文學論述」的篇章，涉及眾多作家作品，詩、散文、小說是他評論的多元焦點；濟濟多文，合成這本可貴的評論集。葛乃福用「勤奮而謙虛」來形容痲弦，他本人正有這樣的美德。他為文引證古今、視野廣闊、議論中和、徵引時常見《文心雕龍》語詞，我這個「龍的傳人」對此甚感親切，不禁要用此書《雜文》篇的「小而明潤」來形容其大著的風格：葛氏諸文不是術語充塞、動輒一二萬言的學報論文，而是篇幅較小、文筆明暢潤澤的益智篇章。